

毛

鄭

異

同

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八

歆程 晉芳 學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歐陽氏

修曰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

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禱以求子姜源
從帝嚳而見於天嚳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
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歆以顯其靈乃寘於
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
又寘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
天異乃往取而有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
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耳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

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况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于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歆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說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說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

從高辛祠于郊禱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
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
敬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
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
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禘而生契與姜嫄生
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后生后
稷豈特駭而異之手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
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
歲久不能無訛謬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
于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
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
鄭又自惑于讖緯專用命歷序言帝嚳傳十世因

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后稷為嚳後世子孫
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
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
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
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
諄也有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典
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
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甫皆父母所
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
四百餘歲而為商也有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
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棲感而生后
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

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
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
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
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鄭
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
附之駁雜紛亂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嘗遺腹子
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于如
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說遠解
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
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錄也必有其義蓋君子
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
也闕焉而有待可與毛鄭之說余能破之不疑生

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以弗無子

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

箋弗之言袞也

正義釋詁文袞福也孫奕曰袞除之福周語云袞除其心女巫云袞除鬻浴左傳袞社鬻鼓檀弓云巫先袞柩皆袞除凶惡義取袞去故云弗之言袞也禮祀上帝於郊禩袞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為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

案袞自是掃除之義爾雅訓福非也

履帝蕪敏歆攸介攸止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敏迹疾也從于帝而

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敬饗介大故止福祿所止也

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

正義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黿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帝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于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

事齊敬而達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饗謂
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
使之早有子也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
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
候稷起云蒼糴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
流城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
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歆踐
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暮而生棄股本紀云簡狄
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
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閔宮云赫々姜嫄其德不
回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姜
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高辛帝矣此上帝

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
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
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為拇指故
依用之爾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
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
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

載震載風

案此自以毛傳為正辨見毛詩答問

傳震動風早

箋於是遂有身而蕭戒不復御

正義震動風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
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

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風，且以為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配之。若前已禋祀，此言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為早耳。傳以風為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風之言肅，自肅戒也。

案朱子從鄭訓風為肅，戒華谷仍從古訓，鄙見亦以毛義為長。

先生如達

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

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釋文達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

正義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畧耳非
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
多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
言先生以姜之此主妻後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後稷
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 說文云達小羊也
從羊大聲辭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
羊曰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
比後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
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暮
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

之言未可信也

案此亦以毛傳為長說文之義亦可存辨見毛詩答問

寔覃寔訥厥聲載路

傳覃長訥大路大也

箋寔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訥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正義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為長也訥大路大釋詁文寔覃寔訥為厥聲載路而言誕寔匍匐為克岐克嶷而設取寔之為義不指覃訥匍匐之體故云寔之言適也適覃訥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寔之言是按集注

並為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
小之體覃訐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寘狀故云
覃謂始能坐訐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禪之言澹也
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為坐也訐音呼字又從言
故為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也之
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即坐而後
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
岐嶷皆為事之次也

案寘字毛無訓不煩訓也定本作是毛義亦當如是
宋賢于覃訐二字亦多從毛義是也載路呂氏朱子
取陳氏之說以為滿路此勝古訓不可以後出而忽
之

寔方寔苞

傳方極畝也苞本也

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

正義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為本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為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寔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寔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為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

寔種寔襄

傳種耕種也襄長也

箋種生不雜也。衰枝葉長也。

正義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為雍腫。謂苗之肥盛也。衰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

陳氏啓源曰：毛以寔苞為本，而鄭以為茂毛以寔種為雍腫，而鄭以為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為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為種也，豈未甲坼時不可為種乎？

寔發寔秀

傳發盡發也。不榮而寔曰秀。

箋發。管時也。

正義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故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衰亦盡長。

秀穎好粟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芴
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
寔謂之英是不榮而寔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
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為不寔故以秀為不
榮其寔黍稷皆先榮後寔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
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 傳以發
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
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

案呂氏取王氏發者其華發也為正注而以鄭箋附
注于下不知鄭義寔勝王氏粗而不切矣朱子從毛
而毛不及鄭之細貼華谷取籛氏發生莖之義其寔
即發管也指管為莖遂爾懸絕宋賢好因古人成說

畧變其文以為已解而去古已遠非釋經正體也

寔穎寔粟

傳粟其寔粟也然

箋粟成就也

正義粟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寔粟也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粟是粟為穀熟貌傳言其寔粟也止言粟粟是寔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粟成意也定本意以為急恐非也

陳氏啓源曰方苞種襄發秀堅好穎粟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為春生時種襄為夏長時發秀以下為秋成時當矣嘆不如嚴緝以方苞種襄為禾

之始生而苗發秀為禾之中而秀堅好穎粟為禾之成而寔尤為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為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裏卉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為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裏存方苞之後故以種為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故其不稌也此詩寔種箋以為苗生之不稌是止言不雜於稂莠不蕪地宜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卽有郇家室

傳堯見天因郇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郇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箋以此成功堯致封於郇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易更也

正義世本云有郇氏女曰姜嫄故知郇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郇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郇而生后稷謂使郇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于郇謂封為郇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郇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郇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

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 就其成國之
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郇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
所以美后稷也 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
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
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皋陶賜
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
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
也稷之功成寔在堯世其封於郇必是堯之封矣故
此黨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郇號曰后
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郇
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陳氏啓源曰有郇家室毛以郇為姜嫄之國孔疏申

之謂卽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
遷皆未可知然傳又言之矣堯見天因卽而生稷故
封於卽則以卽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卽君未必有
辜不應奪其土地則徒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
以為大王復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
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玕案大姜之為有
駘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大姜之
賢見周本紀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
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堯王伐殷歲在天電即
野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音遂音公所馮音神
是大姜乃有遂氏女非有卽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年
晏子言有遂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公居之是

大姜之國雖在琅玕而非有郃也意有達卽卽之徒
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郃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
之稱荆與然無可考也孔氏不用列女傳良以此

以歸肇祀

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

箋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
獲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
後也

正義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卽是初為諸侯故云
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為郊也 鄭以后
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
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

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畧之又云得祀天者
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陳氏啓源曰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而肇祀相應
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
言為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為人祭后稷也又
李氏譏毛持命之說而以魯郊為比謂成王伯禽皆
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勗自天子耳
况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
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譏鄭二
王之說以為后稷于舜不得為二王後夫舜繼堯
繼啓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祀宋耳詎非二
王後邪况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為祀其先則稷居九

官之列為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為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為尤勝鄭破肇為非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于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為嗣者修其先代禮物命不得亦為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傳云堯因后稷於命命使事天以顯順神大命若因二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傳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傳揄扞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

箋蹂之言潤也舂而扞出之歟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正義以揄文在舂下簸上既舂而未簸故知揄為扞白謂扞米以出白也出白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為舂而為之喻簸俱是舂進今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上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未必當蹂之使濕故云

蹂之言潤如何乎音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
歎說之故說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
注彼從可知舂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扞
出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名吳箋云米之
率糲十斛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為糲米
六斗舂糲一斗為糲九升又去為鑿則八升又舂為
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舂一簸
始為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
到之意也

案蹂字傳箋吳孫毓是鄭以字義求之毛為長矣宋賢

多取毛說

傳嘗之日益卜來歲之艾猶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

箋惟思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

案傳於惟字無訓而引周禮極言卜事故疏以為陳祭而卜以釋謀字鄭訓諏謀其日亦含有卜事在若惟則為思念之義無可易也

載燔載烈

傳傳大曰燔貫之加於天曰烈

箋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

正義商頌曰如烈天則烈是大猛之意不可近燒故

云貫之加于大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

案烈字傳義為長得䟽尤明晰

以興嗣歲

傳興未歲繼往歲也

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報而祀天者
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
于上帝

正義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
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迫起未
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
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 箋意定以正
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

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冑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

案此箋義典確

行葦

授几有緝御

傳緝御跣踏之容也

箋緝猶績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績代而侍者謂敷史也

正義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敷跣踏之容

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文文與鄭異耳 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接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悖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悖史

案緝御訓踧踏無所直本以意為之耳當從鄭義

序賓以賢

傳言賓客次第皆賢

箋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正義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 投壺數算云某党賢於某若干純為中多者為賢此射擇

之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
案此亦箋義為長

以祈黃耇

傳祈報也

箋祈告也

正義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
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
先王與今王皆能親之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
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先言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
事故箋人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
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
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

其行天子礼故也若大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耆之上未告黃耆故之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礼曰告於先王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礼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礼於是可以用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名唯所敬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礼亦當豫告老人矣

案二義皆未明王氏安石曰以祈黃耆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此勝舊說

以引以翼

傳引長翼敬也

箋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正義引長翼故釋詁文 引者率引之義故云在前

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傍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

案此鄭義尤為詳晰朱子頌禱之詞不及古訓遠矣
既醉

介爾景福

箋介助景大也

疏毛以為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

案毛介字無傳而疏以為大蓋見毛凡訓介多以為

大故云爾介大亦古義而訓助尤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配

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仗之長有
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正義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為
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倣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
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為
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
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始于饗燕終于饗祀以說一人之
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

光明之道今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

案此鄭說為長。但讀有融有倣有僕。皆作又。似不若不破字之為得也。

令終有倣

傳倣始也

箋倣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

正義倣始釋詁文。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

相乘述。則是終有倣。亦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

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倣為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倣為厚釋詁文倣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

案孔釋倣之為厚曲從鄭義究不若從毛宋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東萊曰終而復始福無窮也足以廣毛矣

公尸嘉告

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正義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而謂之公者白虎

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宗廟之尸必以卿也也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若諸侯入為卿則稱公是常矣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為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饗為尸者終祭者子孫也父

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曰尸女曰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為曰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台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案孔氏考核頗詳此當從鄭陳氏啓源曰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為尸卿出封則為侯伯

侯伯入仕王朝則為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太王以下無嘏詞乎雖曰舉尊以祭卑然文義偏枯矣况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祫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偏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儼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礼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自天子為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證尤屬疏漏

永錫爾類

傳類善也

箋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類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正義類善釋詁文 永長釋詁文此孝子不匱承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汝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敬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道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

案宋賢蘇朱從傳呂巖從箋詳玩經義証之上文似箋較勝

室家之壺

傳壺廣也

箋壺之言相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
相綴已乃及於天下

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
壺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
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
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
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為廣也 箋以言室
家之壺則壺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
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相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
以相相逼而密綴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
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
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

不違外傳也室家相綴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壺為廣與毛異耳

陳氏啓源曰近有以室家指民間言者更為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采也

鳧鷖

正義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興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奉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

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湓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濠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歐陽修氏曰鳧鷖在湓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濠在壘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鳧鷖在壘

傳壘山絕水也

箋壘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

——來也

正義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凜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壘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 箋以上四意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畧敬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壘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壘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喻焉

案此宜從毛傳鄭亦臆說也

無有後艱

傳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箋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正義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 七祀神

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

自以為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案傳箋大同小異而皆可存七祀云云鄭終執每章一祀之說不必從也

假樂

保右命之

箋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正義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荐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

案此毛無訓鄭義尚覺牽強朱子本穎濱之意而曰

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似勝古訓

宜君宜王

傳宜君王天下也

箋成王行顯_上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

正義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_上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

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
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
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
解得祿之由言能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
案二義俱通鄭承子孫千億立解似尤得之

威儀抑口德音秩

傳抑口美也秩有常也

箋抑口密也秩清也

正義抑傳以抑口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釋
詁云秩常也故以秩口為有常 抑口密秩口清皆
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

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
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
案抑曰訓宜從鄭秩曰訓宜從毛朱子呂氏皆然可
謂斟酌盡善矣

篤公劉

思輯用光

傳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箋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正義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鬪其民即是相
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
以台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迷他姓之人唯已陳
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

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案此則箋義為長

既順迺宣

傳宣徧也

箋既順其事矣人乃使之時耕

正義宣徧釋言文乃宣文之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乃宣之文與繇乃宣乃故同故亦以為時耕也

案疏以時耕與宣徧意同恐亦是強合要之時耕之說得疏引綿詩而定故勝傳也

既登乃依

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

箋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為飲酒之餼

正義以上言筵凡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為賓對主以行礼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踏之濟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辰明堂

位云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展牕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于展地因名為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侯衣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飲時非設展時也

案負展誠如疏說諸侯無明文此似當從傳義朱子謂宮室既成而落之亦可存也

君之宗之

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

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未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正義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 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于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礼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廡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說為長

案二義亦是大同小異不必左毛而右鄭

其軍三單

傳三單相襲也

箋卽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
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徙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
無羨卒也

正義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
為軍也此謂發卽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
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
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税法之通名也
言治田為糧謂既至豳地以為久住之糧非在道之
糧也何則發卽之日尚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為道

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
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箋知后稷上公之封
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后稷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
有大功而改封於邠明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
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 謂家之副丁也今言
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
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
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
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適取羨卒始滿三軍也

案三單蘇呂王氏多用舊說而朱子直曰未詳蓋以
公劉雖承后稷之封而自不密失官以來漸即微弱

豈能仿大國三軍之制故寧闕疑焉此前賢讀書詳
慎處却見仍用王子雍說蓋一時權宜分為三層非
有意復三軍之舊也其曰單也者羨卒不備而人不
加多也不知是否

芮鞠之即

傳鞠水厓也鞠究也

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隈水之外曰鞠公劉居豳
即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渭水之內外而居
脩田事也

正義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鞠為究此鞠
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
之意 芮鞠皆是水厓之名鞠是其外則芮是其內

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即云隩隈也厓內為隩外為鞠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鞠孫奕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也經言芮不言隩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鞠為外二有鞠名則內亦有芮名以此見其芮為隩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洎注云洎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陳氏啓源曰芮鞠俗之即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然則芮乃水內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洎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洎鄭氏注引詩芮鞠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說孔疏以為注禮時未詳詩意良是

也蘇氏反取其礼注通義駁之當矣又案職方貢疏亦辨其故謂詩上言夫其皇澗游其邀澗故以芮籒為外内周公制礼時以洵為水名洵即皇澗名為洵耳賈以洵為皇澗之别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籒訓水外字當作坻籒字乃借也職方鄭注引詩作坻漢書地理志引詩作坻師古曰韓詩作坻案坻泥阮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坻阮古岸也泥水文也廣韻泥同玉篇坻阮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籒二字當以坻為正而阮次之餘皆借也

卷何

有卷者何飄風自南

傳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

箋大陵曰阿有大陵巖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曲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

正義釋天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得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

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此南為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為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其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

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為戒也

呂氏祖謙曰此章具賦此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

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瀆其義始備

秦氏松齡曰有卷者何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朱子曰疑台公從成王游於卷何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輔氏曰有卷者何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

案風從長養之方而來此義最好不可廢至被德消惡屈體待賢二義兩家說詩固自深妙然恐終以朱子即景之說為長

伴奂爾游矣

伴伴奂廣大有文章也

箋伴奂自縱弛之意也賢者即來王以才官秩之各

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

釋文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奐徐音換

正義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
而未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
伴為廣大奐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
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謂為伴奐不得
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 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
故為自縱弛之意

案毛氏所訓詳味經文似不甚融洽鄭氏為近但之
縱弛二字不可為訓且與下句相複鄙意古字多通
後來莫考伴奐或如水渙泮之義近於蕭散與游義為
近姑存管見以俟考

弟祿爾康矣

傳弟小也

箋弟福康安也

正義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弟福宜為小福故以弟為小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

弟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耳案小福之說殊難置解疏雖多為之解究未見確故宋賢多從鄭說蘇訓弟為多曹氏粹中曰草多謂之弟祿言得福之蕃茂也蓋本之說文道多草之訓似亦可存

純嘏爾常矣

傳嘏大也

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汝大受神之福以為常

正義嘏大釋詁文 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礼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德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箋馮口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

正義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憑翼

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
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
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
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
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 顧
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
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卑陶謨曰底明勵翼又曰子
敬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
曰內事曰孝王其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
即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
以引以翼從行葺而略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
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

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
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
言以引以翼謂未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
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
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象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
豫撰食者悞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
本亦作饌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奧
祝設几於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
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所俎特
牲云宗人遺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
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
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

賓佐食尸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
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
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
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
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
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
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
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
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譚在前則贊
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匕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
由後路相之曰延匕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燕言贊為

特牲少牢無亦在尸旁之時而言特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祿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案此通篇皆頌功成治定勉王以保泰持盈不應此章獨有祭祀擇尸之事自當以毛傳為正解

如圭如璋

箋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顯然敬順志氣則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

案此毛無傳箋就臣說似未確朱子以為頌君得之

亦集爰止

箋亦與象鳥也

正義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

樂毛於此無訓不煩訓也鄭訓未確仍是言鳳耳非言羣鳥也若以亦指象鳥則亦傳於天亦指象鳥邪

矢詩不多

傳不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箋蘇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歎今遂為樂歌王

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正義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

案此箋義為長
民勞

汜可小康

傳汜危也

箋汜幾也

正義以汜之下即示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汜為

危也。傳以沆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湏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蹇，沆也。孫奕曰：沆，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剋，是沆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沆，幾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敬廢太子周昌曰：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案此亦箋勝

柔遠能邇

箋能猶如也

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如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廢。

反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陳氏啓源曰柔遠能邁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

恣也箋詩則曰能猶如也如字唐初已不載字書音

義莫攷釋文借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釋之正義

用書注恣意釋之然鄭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

國順如其近者則如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能毛

如字鄭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同如當訓任徐邀晉

人去鄭未遠宜得如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

述毛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也案

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孔訓柔疏引王肅

云能安遠者乃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

意或如之

沈(小)可休

傳休定也

箋休止息也

正義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箋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

以謹愾

傳愾大亂也

箋愾謹詳也謂好爭者也

正義愾者其人好鄙爭愾愾然故箋以為猶謹

詳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

是為大禍亂也

案說文訓恠為亂從此以推毛為勝矣

以謹醜厲

傳驪象厲也

箋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壞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

正義醜象釋訓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象為惡行以為人者也 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為惡曰厲是也

案宋賢於此條多取鄭說今亦從之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

傳戎大也

箋戎猶女也

正義戎大釋詁文王肅云任王者之大位雖小其子
用事甚大也 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宏復為大
則大文太重故宏猶廣亦大之義耳

案戎訓為汝本無正文似宜從毛義子雍所解尤得
之板

出話不然

傳詁善言也

箋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

釋文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案善言為釋詁文與說文合傳箋同義似無可疑而

鄙意猶有未安如詩慎爾出話豈亦慎爾出善言乎
話只是語言之訓耳朱子以女之(言)出皆不合理諸
家解譯未有能勝之者

為猶不遠

傳猶道也

箋猶謀也

正義猶道釋話文 猶謀釋話文以言不遠則無不
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

案此箋義為長

天之方難

箋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
之道

案詩人不敢輒言王托之於上帝上天是與然亦有直指天而不盡屬之王者如此句第言運會之艱耳箋必以為指王似未確毛於此無傳不煩傳也

無然憲

傳憲曰猶欣也

箋臣乎女無憲曰然無吝曰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

釋文爾雅云憲曰泄曰制法則也

案重文猶執單字為訓恐本義未必然也毛訓必有所自來不得泥爾雅鄭箋以議毛氏穎濱訓憲曰為軒曰宋賢釋經雖好武斷然軒曰即欣曰之意此說似可存秦又鄭注禮記樂記武坐致右憲左讀憲為

軒此或蘇氏所本

無然謔也

傳謔也然喜樂

箋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也然以讒慝助之
正義此言謔也猶上憲也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
喜樂也謔也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
釋訓云謔也謔也崇讒慝也舍人曰謔也謔也皆盛
烈貌孫矣曰厲王暴虐大臣謔也然喜謔也然盛以
與讒慝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
案宋賢多以謔為戲侮是就一字解耳不知古人重
字即不與一字同也毛訓必有所本鄭義終覺支離
孔疏則強為牽合

价人維藩

傳价善也

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

正義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墻之名故云垣墻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礼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為甲以其身被甲故

大宗維翰

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御士掌軍事者于周禮司馬之御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御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
案价訓為善因屬古義蘇傳以价為大蓋謂與介通也似更勝毛不可以其後起而忽之若鄭作甲解則未足為訓矣

傳王者天下之大宗

箋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

正義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

所尊故謂之大宗也 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
以上文類之不得為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
至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

案此箋義為長疏云天子諸侯絕宗一語定案矣

懷德維寧

傳懷和也

正義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
和也

案此懷字宜訓為思傳義未確疏為之強合非是此
亦當從宋人解

無獨斯畏

箋斯離也成敗則非離而女獨居而畏矣

正義斯離釋言文

案斯有此折離三義疑毛於此句訓為此故不為傳
鄭義雖有本家賢不甚從之非無所見